

《荧惑》写于2023年夏天。我听见了彼岸传来惊天的雷声,如同海啸般涌现。无数令人目不暇接的新事物,猝不及防扑面而来。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断崖绝壁上,前无去处,后无退路。

细细察看,颤动的地面空无一物。它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暗处,或是邈远的星辰之间——那是未来,地球时间进程的终极海市。

未来似乎还远,未来尚未到达。但是未来已经来了。在未来,你将如何安置、安放自己的肉身以及灵魂?生存还是毁灭——又回到了四百年前哈姆雷特的焦虑。那些麻木的人,也许根本走不到未来,就被丢弃在尘埃之中。

幸好,文学适时而至。文学犹如飞升的天使,向无助的人类伸出援手,化身为人物故事细节,去想象、梳理、唤醒、探究其中的种种奥秘。文学似乎只剩下最后一项功能——一艘搭载梦想通往未来的宇宙飞船。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?按巴丢的



窗台小花园 (插画) 董培培

用烟火气迎接夏的热烈

王丽娜

“夏气重渊底,春光万象中。”这是万物繁盛的季节,也是味蕾尤为敏感的时候。当立夏的微风掠过檐角时,总带着股清甜的滋味。田间菜场的青红鲜绿,早把春天的尾音酿成了夏的前奏,这是舌尖上的节气密码。

“芍药绽红绡,巴篱织青琐。”芍药花开正盛,这抹娇艳不仅是庭院里的诗行,更能化作舌尖的清欢。芍药花粥、芍药花酿、芍药花糕,吃的是时光的馈赠,也是生活的智慧。沁芳唇齿间,你我将种种关于大自然的热爱藏在食物的密码里,藏在舌尖的回甘中,在每个立夏的晨光里,等着与能读懂情愫的人相逢一场。这是属于文人的浪漫,也是中国人给予食物的雅致。更多人的立夏藏在蒸腾的饭香里,藏在竹篮摇晃的光影中,更藏在老灶台上咕嘟冒泡的温情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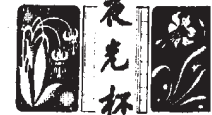
彼时,江南的餐桌上总是有着一碗蚕豆糯米饭。糯米淘洗得莹润如玉,掺了碧绿的蚕豆,胭脂红的咸肉,记忆中的这碗“立夏饭”,要在大灶烧方得真味。糯米下锅,盖紧木盖,柴火的温热慢慢融进锅中。咸肉的油脂渗进糯米肌理,粒粒糯米吸饱了蚕豆的清甜。糯米吃透肉香,犹如人家过日子一般,在寻常中得到滋味。掀开锅盖的刹那,镬气里漫开咸香,饭里的油润鲜香见证着灶火的光阴。我们吃的不仅是食物,更是对时节的虔诚致敬。

立夏时,记忆中总少不了蛋。主妇们用丝线编成彩网兜住蛋,孩子们在石桥边碰蛋嬉戏。开心的笑声常在耳边回响,当然最爱的还是竹篮里躺着的褐红茶叶蛋。妈妈偏爱用粗茶来烧茶叶蛋,她说粗茶经得起熬煮。八角、桂皮扔进锅里,再添几勺陈年酱油,汤色便如琥珀般透亮。鸡蛋要煮七分熟,捞出来在凉水里滚两圈,蛋壳便裂出蛛网状的细纹。回锅再煮时,妈妈会往锅里丢几颗冰糖,看它们在汤汁里化出小漩涡,糖的甜、茶的苦、香料的辛,便顺着裂纹渗进蛋白里,连蛋黄都染成了浅褐色。我总爱拿着茶叶蛋,挑选哪个裂纹最美;举着蛋在阳光下照,看光线透过裂缝在掌心织出花纹。妈妈便笑着说:“裂纹越深,福气越满。”

那时不懂这话的深意,只觉得剥开蛋壳,便仿佛剥开整个夏天的期待。老人们常说,立夏吃了茶叶蛋,整个夏天都不会住夏,身体会健健康康的。这些带着草木香的食物,原是节气写给人间的情书。

如今在城市里过立夏,超市里的冷柜里也有真空包装的糯米饭和茶叶蛋,可拆开包装时,总少了那股柴火灶的烟火气。

美食是用朴素的食材熬煮出的岁月深情。立夏,用一碗烟火气,接住春天的尾声,迎向夏日的热烈。



一朵正在点燃的火花

张抗抗

说法,艺术是达到真理的过程。

“未来主义”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意大利,诗人马里内蒂在巴黎《费加罗报》上发表《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》。未来主义理论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年轻艺术家要求创新的强烈愿望,倡导机器和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速度、力量、竞争。“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——速度美。”现代工业文明、科学技术使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完全为之改变。

关于《荧惑》的创作,仅仅是一次抛砖引玉,能不能因此产生一种“新未来主义”文学思潮?不确定。这次实验,试图以文学建立一座宇宙探测空间站,进行精神自我救赎!或许,使用“未来视野”一词更为妥帖?以“未来视野”反观逼仄的现实世界,竟是如此荒诞不堪。

据说,海量大数据将会自动生

成AI的智能顿悟,科学哲学将颠覆百年经典思想成果,为人类积极应对未来,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这是一个“力”的时代——引力、重力、破坏力、创造力、活力、算力……“算力”是一种巨大的计算能力,绝不是往昔惯用的“算计”文化。以算力替代算计,预示新的天地来临?

科学救助人类也反噬人类!就像太阳系周围那圈无法冲破的火墙,无论如何挣扎,终局仍在原地。然而,这并不意味人类应该退回蛮荒时代。既然那些愚昧的人群从来都缺乏自我意识,又何苦担忧AI形成自我意识?

《北极光》写于1980年,距今已有45年,本人仍在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——在未知的黑暗中,寻觅光的力量,这就是意义所在?

在未来,飞往火星,太空的星舰均可回收,那么,不妨以文学开凿一条时光隧道,为地球的碳基生命准备往返车票? 21世纪20年代,一朵未来的文学火花,正在点燃。悄无声息。

父亲爱种树,那时门前屋后,都是。水杉、楸树、构树、柳树,站在房子周围,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,以致很多年里,我觉得树是父亲的分身。

水杉最多,高高的直直的,春天长出轻柔的绿叶,像一个个幼嫩的小手掌。秋天叶落,会变成锈红。门前有一棵大树,江汉平原的夏晷难耐热,在这棵树下乘凉最佳。构树结红红的果,毛绒球一样,鸟雀爱吃。在《山海经》里看到“构”,还是吃了一惊,这么稀松平常的树,竟然如此古老。楸树会开紫色的小花,结椭圆形的小果,不知楸树会用来做什么。应该还有一棵臭椿树,树瘤处会长琥珀一样的“月亮屎”。这种树容易招惹黄绿的毛辣子,手一碰,人立马疼得进入抓狂模式。屋后还种过一棵桃树,到第三年,还结了桃子。

打捞记忆,像素渐渐高清。想起来,屋后还有一棵桑葚,不高,暮春桑葚成熟,黑红的,甜中带酸。还有一丛竹子,一直长着。竹子旁边有一大丛芭蕉。有一次,父亲挖出芭蕉硕大的根块,交给母亲炖排骨,芭蕉粉糯清甜,的确是美味。而我一直盼着芭蕉开花结芭蕉,奈何一到霜冻时节,芭蕉

忆树

郑子语

就憔悴不堪。还有一棵枫杨树,四月会结出长长的绿玉串,风中摇摇摆摆,姗姗可爱。我和二哥取几条下来,在地上摆字玩。

父亲偏爱那些能进入建筑体系的树木。比如水杉,他从荷塘捞起成堆成堆的水草,铺在每棵水杉树的根部,说这样树会长得很好。水杉好像很听话似的,每年都卖力地长

高长粗。长到十几米高时,锯下,削枝,沉入池塘,浸泡两三年,捞起,晒干,最后成为墙柱、梁柱。

只是,砍树时,树会疼吗?父亲每次砍树时,都会叫我离远一些。他挥起斧子,砍向树根,一时飞溅起白色的木屑,远远地能闻到树的气味,不是叶子的气息,也不是干木的味道,好像来自树的内部。树倒下时,哗的一声,夹杂着树枝折断声和缓冲声,最后是重重的急速的碰撞声。天空顿时变得敞亮而空旷,有点晃眼睛。好多天,因为一棵树的离开,我会有比砍树更多的怅然若失。树支撑着高举着的天空,好像才是天空,是家周围的天空。

小时候,世界如天长地久一般存在,父亲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他的面容。有几次,我把父亲当树爬,从小腿往上,一直爬到腰部,从高处看到

前些日子,我和妻子去澳大利亚旅游。正在那里留学的女儿说,她来做旅游攻略,不走寻常路,保证让我们满意。女儿学的是艺术,喜欢人文历史游,她的承诺,我们自然同意。于是,在二十多天时间里,我们跟着她,参访了不少古宅、庄园、城堡、监狱和厂房等历史遗迹。其中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帕罗尼拉公园。

帕罗尼拉公园又称帕罗尼拉城堡,位于昆士兰州北部凯恩斯附近的一处热带雨林,这里草木繁盛、风光奇幻,城堡建筑别具一格。这座城堡公园有一个别称,名为“天空之城”。据说,宫崎骏的动画电影《天空之城》中,少女希达和少年帕鲁追寻的“天空之城”拉普达,就是以这座公园里的城堡为原型的。

上世纪初,西班牙人荷西·帕罗尼拉来到澳洲,通过种植甘蔗发家后,在此建造城堡公园。城堡的建造,来自荷西儿时的梦:因为听外婆讲过不少城堡故事,便立志长大后要建一座城堡——对我来说,这样的梦似曾相识,不少经典建筑,好像都与“梦”有关(如上海的马勒别墅)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
1929年,荷西花了120英镑,在美纳溪畔买下一块13英亩的地,开始建造城堡公园。他用废弃的铁轨做支撑、用湖底的砂砾做材料……历时六年,终于建成。在城堡内,有宴会厅、野餐区、观景露台、网球场和博物馆等空间。其中的宴会厅,可容纳上百人宴饮、跳舞、看电影。厅内天花板上,曾悬挂有一只旋转球,上嵌1270块镜片,灯光投射在球上,四壁光怪陆离、富丽堂皇。城堡公园建成后,宾客云集,成为北昆士兰重要的社交场所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1946年,当地发生洪灾,城堡公园变成一片汪洋,荷西欲哭无泪。两年以后,荷西去世,由其妻儿勉力经营公园。至1977年,因经营不善,家族被迫出售土地。1979年,这里又遭遇一场大火,城堡被焚,宴会厅烧得只剩下框架。自此以后,这里杂草丛生、空无一人,荒废了十余年。

那天下午,我们到达帕罗尼拉公园。拾阶而上,走到一处坡地。但见一

的,终究不一样。但不知什么时候,那些坚固的尺寸和比例发生了变化,父亲变矮了,房子变小了,村里的路变窄了,汉江也并非宽阔无边。

也不知父亲珍惜的木材现在何处,也不知当年的树木,是不是留下了很多种子,仍在那片土地或者更广阔的地方,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。

清早,在菜市场看到一把把的柳条,远远闻到清苦气息。“柳令人感”,柳是从《诗经》里传到现在的想念吧。

幢楼房形似炮楼,没有屋顶,墙体破落,心生疑惑。后来才知,这里就是城堡宴会厅原址。本来挂旋转球的地方,虽然也有玻璃球垂挂,但看上去了无生气。走下缓坡,就是美纳溪,瀑布飞流直下,声震峡谷。当年,为了城堡照明,荷西突发奇想,决定试验用水力发电,结果大获成功,他也因此成为北昆士兰的水力发电先驱。现在的美纳溪畔,风景依然旖旎,溪水清澈,鱼翔浅底。那些不知名的黑色鱼儿,足有一尺多长。我们撒下鱼

饵,鱼儿跳跃争抢,清流顿成浊水。在城堡西侧,有一条铺满青苔的“情人路”,“情人路”的尽头通往“爱情隧道”。这条隧道,据说是荷西专为妻子设计的。当年,“爱情隧道”曲径通幽、情人依依,是城堡公园里最浪漫的地方。而今,这里已变成了蝙蝠的乐园。有生物学家统计称,隧道里至少藏有两千只蝙蝠!这个数字,听得我头皮发麻……走过隧道,我好奇地向里张望,但见无数蝙蝠在黑暗中飞舞、奔忙。

荒芜的帕罗尼拉公园再次引起注意,是在1993年。那一年,美国企业家马克·埃文斯与妻子旅游至此,发现了这个秘境。他们被荷西的故事所吸引,决定买下土地,归隐山林,延续荷西的梦想。经简单修复,公园终于对外开放。现在,这里保持着公园原生态,房屋、露台和草地等均未经大规模的粉饰和改造,已成为澳洲的网红打卡地,Twins组合就在此拍过写真集。那天晚上,为了欣赏城堡灯光秀,我们一众游客在公园门口会合。这时,一位老人走来,向大家介绍公园全貌,并感谢大家前来。他说,这是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贡献。我本以为,他是一位普通的讲解志愿者——在澳洲,这样的志愿者老人随处可见。哪知道,待他走后,旁边一位游客悄悄地说,他叫“埃文斯”。

夜幕降临,城堡灯光秀如期开启。伴随着美妙的古典音乐旋律,变幻的灯光照射在城堡建筑上,忽明忽暗,流光溢彩。忽然,一段熟悉的音乐声响起,女儿说,听,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!一时间,我竟分不清,这帕罗尼拉公园,到底是在澳洲,还是在中国……

说砗磲

潘与庆

踏入三亚山海碑博物馆,仿佛开启了与海洋精灵的奇妙邂逅。此空间被砗磲的光芒照亮,也在我心中点亮了对海洋珍宝的新认知。

展厅中央,一件巨大的砗磲标本静卧着,宛如一位从深海归来的古老使者。它那厚实的外壳,纹理如画,细腻而深邃,每一圈都刻录着岁月的密语。那些纹路是大海的指紋,独一无二,诉说着无尽的故事。我凝视着,想象着它在深海中经历的风浪与变迁。

展厅里各类砗磲及其制品琳琅满目,有的似欲飞的海鸟,灵动活泼;有的如深海中摇曳的珊瑚,绚丽多姿。其中一对砗磲手镯特别引人注目,圆润光滑,闪烁着柔和的光泽。戴上它们,仿佛与海洋的脉搏相连。那一刻,我深切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奇妙交融。

边走边看,我也了解到砗磲面临的生存挑战,博物馆在提醒我们保护海洋、守护砗磲的紧迫。

如今,我是一名职业棋手。回顾小时候这段考证的经历,一次次踏入升段赛场,一盘盘与对手激情搏杀,其实对我成长为职业棋手帮助很大。虽然说道段赛和业余升段赛的水平不一样,但经历最后一盘“赢就升段、输就原地踏步”的心路起伏,这种面临人生大考时的感受是相通的。而且,定段赛若是差一盘,还要再等上半年。多一些这样的经历,对我作为棋手的成长,肯定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最后关头的失败,才能总结得更深刻,才会有彻悟后的成长。(作者系围棋世界冠军,同里天元赛新天元)

来上海除了生活工作,还可以不断学习进步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华心怡

十日谈

王星昊

这次升段考就没有通过。

最后这盘棋我原本要赢的,但对杀的时候却没下好,因此有种特别遗憾的感觉,就差了那么一点。无奈,我又等了半年,下一次升段考,我下了6盘棋,其中5盘获胜,如愿升到5段。

人生常大考

赛一年有两次,升段名额有限。天津路上的应氏大厦,经常办升段赛。那里是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地,也是应氏杯、倡棋杯等围棋世界大赛、职业大赛的举办地,小时候经过时,觉得这幅矗立市中心的大厦非常高,后来去那里参加升段赛,感觉自己走进了围棋的殿堂。

2011年3月那次升段赛,参

编者按:从小到大,我们手握不少证书、徽章。它们串联起我们的经历,也成为一种“证明”——人生值得!

学习成长过程中会考很多证书,最早经历这些关卡的孩子中,一定有像我这样学围棋的。由中国围棋协会颁发的这张业余围棋段位证书,承载着每一个棋童的梦想。

我的业余围棋段位证书,静静地躺在家里的抽屉里。这张薄薄的纸头中央,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阿拉伯数字,代表着我小时候学棋辛勤付出后的回报。每次捧起这张纸,从4段到5段的考证经历,依然是鲜活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上海,5岁开始学棋。对小棋手来说,业余升段赛就是检验自己围棋水平的专业考试。升段考通过后,凭上一个

段位的证书原件换取下一个段位的证书,看着证书上的数字从1段、2段、3段、4段到5段,每个学棋孩子的心里,都有一个拾阶向上的梦想,希望早一天能在棋枰上变得更强,并得到专业的认可。

那时,上海的业余围棋升段

人生常大考

加的考生挺多,考场的房间类似学校教室那种,每间教室里摆放了十几二十张桌子,能容纳近40人。当时我7岁,不少来参加升段赛的孩子都比我年长一些。前6盘棋,我赢了4盘,按照规则再赢一盘就可以从4段升至5段。最后一盘棋,当时我形势不

人生常大考

错,结果收气时却没收好,原本比对手快两三气的,最后却比对手慢了一口气,将胜果拱手送出。这次升段考就没有通过。

最后这盘棋我原本要赢的,但对杀的时候却没下好,因此有种特别遗憾的感觉,就差了那么一点。无奈,我又等了半年,下一次升段考,我下了6盘棋,其中5盘获胜,如愿升到5段。